

# 资源禀赋、战略调适与后发文旅产业成长

## ——来自浙江古村落的案例证据

董杭军, 罗红霞

浙江音乐学院戏剧系, 浙江 杭州

收稿日期: 2026年4月22日; 录用日期: 2026年5月16日; 发布日期: 2026年5月26日

### 摘要

在乡村振兴向纵深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加快建设的背景下, 大量拥有优质生态与文化资源的传统村落仍处于后发状态, 如何依托资源禀赋实施动态战略调适、推动文旅产业创新发展, 成为重要理论与实践议题。本文采用纵向单案例研究方法, 以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鱼川村为研究对象, 构建“资源禀赋-战略调适-产业成长”分析框架, 系统剖析后发村落文旅产业从资源激活、战略转型到优势塑造的动态演进过程。研究发现: 第一, 资源禀赋是后发文旅产业成长的必要基础, 但并非充分条件, 资源转化效率取决于战略调适的精准性与持续性; 第二, 后发文旅产业成长遵循“禀赋识别-战略调适-功能落地-优势再造”的渐进式演化路径, 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第三, 组织协同、政策加持与数字支撑共同构成战略落地的支撑体系, 推动后发村落从资源依赖走向能力驱动。本文丰富了后发产业追赶效应与乡村文旅融合理论, 为同类后发古村落实现文旅高质量发展、助推乡村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提供可复制的实践范式。

### 关键词

资源禀赋, 战略调适, 后发优势, 文旅产业

# Resource Endowment, Strategic Adaptation, and Late-Developing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Growth

## —Evidence from Cases of Ancient Villages in Zhejiang

Hangjun Dong, Hongxia Luo

Department of Theatre, Zhejiang Conservatory of Music, Hangzhou Zhejiang

Received: April 22, 2026; accepted: May 16, 2026; published: May 26, 2026

##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deepening advance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he accelerated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a large number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possessing high-quality ecologic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remain in a relatively underdeveloped state. How to leverage resource endowments, implement dynamic strategic adaptation, and promote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ies has become a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ssue. This paper employs a longitudinal single-case study method, focusing on Yuchuan Village in Jinyun County, Lishui City, Zhejiang Province. It construct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Resource Endowment—Strategic Adaptation—Industry Growth” to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he dynamic evolution process of late-developing village cultural tourism, from resource activation and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to advantage format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First, resource endowment is a necessary but insufficient condition for the growth of late-developing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ies; the efficiency of resource conversion depends on the precision and sustainability of strategic adaptation. Second, the growth of late-developing cultural tourism follows a progressive evolutionary path of “Endowment Identification—Strategic Adaptation—Function Implementation—Advantage Reconstruction,” exhibiting distinct stage-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Third, organizational synergy, policy support, and digital enabling collectively constitute the support system for strategy implementation, propelling late-developing villages from resource dependence to capability-driven development. This paper enriches the theory of catch-up effects in late-developing industries and rural cultural tourism integration, providing a replicable practical model for similar underdeveloped ancient villages to achieve high-quality cult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advance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 Keywords

Resource Endowment, Strategic Adaptation, Latecomer Advantage,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 1. 问题提出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文旅产业以产业关联度高、带动能力强、富民效应显著等特征, 成为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价值提升的核心载体。当前我国历史文化村落的保护与活化利用仍显不足, 这也使得一批生态本底优良、文化底蕴深厚、地处偏远的传统村落, 迎来了转型发展的重要契机。但实践表明, 多数后发村落虽具备生态、文化、产业等资源禀赋, 却长期面临开发滞后、定位模糊、业态单一、品牌薄弱等困境, 资源优势难以有效转化为产业优势与共同富裕成果。

既有文献围绕乡村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产业联动等议题展开大量研究, 为理解文旅产业发展逻辑提供了重要基础。但仍存在三方面明显不足: 第一, 现有研究多聚焦先发地区或成熟景区, 对起步晚、基础弱、约束强、资源优的“后发村落”关注不足; 第二, 多数研究侧重静态分析, 缺乏对文旅产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历时性过程机理阐释; 第三, 资源禀赋与产业成长之间存在“黑箱”, 尚未清晰揭示战略调适在资源转化中的核心作用。

本文以浙江典型后发古村落缙云鱼川村为纵向案例, 回应三个核心问题: 第一, 后发乡村文旅产

业成长经历哪些演化阶段? 第二, 资源禀赋与战略调适如何共同驱动产业成长? 第三, 后发文旅产业实现剧增的内在机理与关键条件是什么? 本文的贡献在于: 揭示后发文旅产业“禀赋-战略-成长”的动态机制, 构建更具解释力的后发产业成长理论模型, 为乡村文旅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引。

## 2. 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 2.1. 文献综述

#### 1. 乡村文旅产业发展研究

学界普遍认可文旅融合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 强调生态基底、文化驱动、产业联动与富民共享的核心价值。现有研究从资源开发、业态创新、利益联结、数字支撑等维度探讨文旅高质量发展路径, 但多以先发地区、成熟景区或经济强村为对象, 对后发村落的约束条件、成长逻辑与创新路径探讨不足[1]。

#### 2. 后发优势与产业追赶效应研究

后发优势理论指出, 后发主体可通过模仿学习、资源整合、战略聚焦实现跨越式发展。既有研究强调创新能力、政策支持、组织效率对后发上升的重要作用, 但较少将战略调适纳入核心分析框架, 难以解释“为何同样具备资源禀赋, 部分后发村落成功转型, 而多数仍停滞不前”。

#### 3. 资源禀赋与战略调适的互动关系

资源禀赋是产业发展的基础, 但不会自动转化为竞争优势。战略调适强调主体根据外部环境 with 内部资源动态调整发展定位、产业结构、运营模式与资源配置方式。现有成果尚未系统揭示: 在后发约束下, 资源禀赋如何通过战略调适转化为产业成长动力, 战略调适又如何反过来激活与重构资源禀赋。

综上, 现有文献为本文提供了理论基础, 但仍缺乏对后发文旅产业成长过程、机理与条件的系统性过程研究。

### 2.2. 理论框架

在后发地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与创新升级的实践背景下, 现有研究多聚焦单一要素对产业成长的影响, 缺乏对“资源基础-动态行为-成长结果”的系统性整合分析, 难以揭示后发文旅产业突破路径依赖、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内在逻辑。基于此, 本文立足后发主体的发展特征, 构建“资源禀赋-战略调适-产业成长”三位一体的分析框架, 结合质性研究的严谨性要求, 明确各维度核心内涵与协同机制, 为后发文旅产业创新实践的案例解析与理论提炼提供系统性分析工具。

资源禀赋是后发文旅产业成长的基础性前提, 构成产业加快发展的核心物质与非物质基础, 其禀赋结构与质量直接决定产业成长的潜力边界与路径选择。本文所指资源禀赋具体涵盖四类核心要素: 一是生态禀赋, 即后发地区独特的自然生态资源, 包括地貌景观、气候条件、生物多样性等, 是文旅产业差异化发展的核心依托; 二是文化禀赋, 涵盖地域传统文化、非遗资源、民俗风情等, 是提升文旅产品附加值与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内核; 三是产业禀赋, 指区域内与文旅相关的基础产业基础、产业链配套能力及人力资源储备, 为产业规模化发展提供支撑; 四是空间禀赋, 即区域交通区位、空间布局合理性及与周边文旅资源的联动性, 影响资源转化效率与产业辐射范围。四类禀赋相互关联、协同作用, 共同构成后发文旅产业成长的初始条件与比较优势基础。

战略调适是后发文旅产业将资源禀赋转化为成长优势的核心桥梁, 也是破解后发劣势、实现加快发展的关键动态行为。不同于先发地区的线性发展战略, 后发主体需基于资源禀赋特征与外部环境变化, 分阶段实施动态适配的战略调适行为, 核心包括五大维度: 资源聚焦, 即集中力量挖掘优势资源, 避免

资源分散导致的低效开发; 定位转型, 根据市场需求变化与资源适配性, 调整产业发展定位, 实现从同质化竞争向差异化发展转型; 业态创新, 依托资源禀赋开发沉浸式、体验式等新型文旅业态, 打破传统初级开发模式; 组织优化, 完善产业组织架构, 推动政企协同、产学研联动, 提升产业组织效率; 数字支撑, 运用数字技术改造传统文旅产业, 推动资源数字化、服务智能化, 破解后发地区基础设施与服务水平短板[2]。

产业成长是资源禀赋与战略调适协同作用的最终结果, 体现为后发文旅产业从初级发展阶段向高级发展阶段的持续跃迁。其核心成长路径呈现三大特征: 在发展模式上, 实现从资源初级开发向“文旅+”融合发展转型, 推动文旅与农业、工业、科技、文化等产业深度融合; 在发展动力上, 实现从资源依赖型向能力驱动型转变, 培育品牌运营、创新研发、市场开拓等核心能力; 在竞争地位上, 实现从后发劣势向竞争优势跨越, 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文旅品牌与可持续发展能力, 最终实现压缩式成长。

资源禀赋为后发文旅产业成长提供可能性基础, 决定产业发展的初始潜力与比较优势; 战略调适作为动态中介, 通过分阶段、针对性的行为调整, 将资源禀赋转化为实际成长动力, 决定产业成长的质量与速度; 完善的支撑体系为框架落地提供保障, 三者相互协同、有机联动, 共同推动后发文旅产业突破发展瓶颈, 实现战略性超越, 为后续案例研究提供清晰的分析脉络与理论支撑。

### 3. 研究设计

#### 3.1.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纵向单案例研究方法, 契合后发文旅产业成长研究的核心需求。后发产业成长具有显著的历时性、动态性与复杂性, 其实践过程涉及资源禀赋演化、战略行为调适与产业形态升级的多阶段联动, 纵向单案例研究能够通过长期追踪, 清晰还原产业成长的完整演化路径, 精准揭示各变量间的内在因果机制, 弥补横截面研究难以捕捉动态演化过程的局限。同时, 本文选取鱼川村作为案例研究对象, 其具备典型性、过程完整性与数据可获得性, 严格遵循质性研究的理论抽样原则, 为研究结论的有效性与普适性提供基础。

本文依据理论抽样原则筛选案例, 核心考量三个维度: 一是典型性, 鱼川村作为千年古村落, 拥有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深厚的文化积淀, 产业基础薄弱、发展起步较晚, 属于典型的后发乡村文旅发展样本, 其发展困境与突破路径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二是过程完整性, 该村完整经历了传统农业主导、竹产业转型、文旅融合三个发展阶段, 清晰呈现了后发文旅产业从初级开发到高质量发展的完整演化过程, 能够充分验证本文构建的分析框架; 三是数据可获得性, 研究团队可通过实地调研、深度访谈、问卷调查等方式获取一手数据, 同时可便捷收集各级政策文件、村级规划等二手资料, 满足案例研究的数据支撑需求。

#### 3.2. 数据来源

为提升研究信度与效度, 本文采用三角验证法构建多元化数据体系, 具体包括三类数据: 一是一手数据, 研究团队于 2023 年 8 月赴鱼川村开展实地调研, 通过深度访谈(覆盖村两委干部、合作社负责人、村民及外来从业者)、问卷调查(面向村民与游客)、现场观察记录及影像留存等方式, 获取最直观、真实的研究资料; 二是二手数据, 系统收集省、市、县、乡四级相关政策文件、村级发展规划、文旅项目档案、媒体报道, 以及该村族谱、历史文献等资料, 补充完善研究背景与发展脉络; 三是数据编码, 采用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选择性编码三级编码方式, 对收集的各类数据进行系统整理、分类与提炼, 明确核心范畴及变量间的逻辑关联, 为理论提炼提供数据支撑[3]。

## 4. 案例分析

### 4.1. 案例背景：鱼川村概况与资源禀赋

案例选择的典型性与代表性直接决定案例研究的质量与结论的普适性，本文选取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新建镇鱼川村作为后发文旅产业创新实践的案例样本，不仅契合前文理论抽样原则，更因其独特的资源禀赋、典型的后发特征与完整的产业转型历程，能够充分验证“资源禀赋-战略调适-产业成长”分析框架的科学性与适用性。鱼川村作为浙西南山地古村落的典型代表，其发展历程既承载着后发乡村产业发展的普遍困境，也展现了后发文旅产业依托资源禀赋、通过战略调适实现价值创造新模式的独特路径，为后发地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样本。

鱼川村隶属于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新建镇，地处仙霞岭山脉中段、钱塘江源头流域，村域总面积达 5.89 平方公里，村落始建于宋末元初，距今已有逾千年的悠久历史，是浙西南“八山一水一分田”山地地貌的典型缩影。该村地处偏远山区，交通区位优势不明显，长期以来受地理条件限制，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属于典型的后发乡村。但与此同时，鱼川村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生态、文化、产业、空间四类禀赋相互支撑、有机融合，为其后续文旅产业转型与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具体可从四大维度详细解析：

其一，生态禀赋得天独厚，是文旅产业发展的核心自然依托。鱼川村地处仙霞岭山脉腹地，拥有万亩连片竹海，竹子品种丰富，涵盖毛竹、雷竹等多个品类，竹林覆盖率高达 85%，空气质量优良率常年保持在 98% 以上，负氧离子含量高，是名副其实的天然生态氧吧。该村周边无工业污染，自然生态系统保存完整，山林、溪流、农田等自然景观相互映衬，构成了层次丰富、意境优美的生态画卷，为后续文旅产品开发提供了天然的场景载体。

其二，文化禀赋底蕴深厚，是提升文旅产业附加值的核心内核。作为千年古村落，鱼川村的历史文化积淀深厚，文化资源丰富且保存完整，具体可分为建筑文化、宗族文化、耕读文化、非遗文化四大类。该村保存有完整的传统民居建筑 26 座，其建筑风格兼具浙西南山地民居特色与江南古民居韵味，多采用木结构、青石板、马头墙等传统工艺，布局合理、雕梁画栋，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与观赏价值；同时，村内拥有县级文保点 3 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登陆点 13 处，涵盖古桥、古祠堂、古书院等各类文化遗存，完整保留了古村落的历史肌理与文化脉络。鱼川村以王氏、杨氏两大宗族为主，宗族文化传承悠久，村内保留有王氏宗祠、杨氏宗祠等宗族活动场所，每年都会举办祭祖、宗族联谊等传统活动，形成了独特的宗族文化氛围，增强了村民的归属感与凝聚力，也为文旅产业注入了浓厚的人文气息。鱼川村自古重视教育，村内保留有历史悠久的高仰斋书院，该书院始建于清代，是浙西南地区耕读文化的重要载体，承载着“耕读传家、崇文重教”的传统理念，至今仍影响着村民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该村拥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法造纸技艺，该技艺传承至今已有数百年历史，保留了完整的造纸工艺流程，从原料采集、浸泡、蒸煮到抄纸、晾晒等环节，均延续传统工艺，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与体验价值，成为鱼川村文化禀赋的核心亮点。

其三，产业禀赋基础扎实，是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鱼川村相关负责人长期以来以农业为基础，其中竹产业是该村的传统支柱产业，经过多年发展，已形成了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为后续文旅产业转型积累了坚实的产业基础与资金储备。该村建有标准化竹林示范基地 3000 余亩，推广高效竹林种植与经营技术，提升竹笋、竹材的产量与品质；同时，建有笋竹粗加工基地 2 个，成立了缙云县山川绿野笋业专业合作社与油焖笋加工厂，形成了“基地+农户+合作社”的产业化经营模式，实现了竹笋、竹原料、竹工艺品的初级加工与销售，产品涵盖鲜笋、笋干、油焖笋、竹制农具、竹制工艺品等多个品类，不仅解决了村民的就业问题，更壮大了村集体经济。虽然鱼川村的产业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产业

附加值较低, 但扎实的竹产业基础与产业化经营经验, 为其后续实现“竹产业 + 文旅”融合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其四, 空间禀赋潜力巨大, 是文旅产业业态落地的重要载体。鱼川村作为千年古村落, 村落格局保存完整, 村内道路、水系、建筑布局均延续传统古村落风貌, 未出现大规模的现代化改造, 具有独特的空间辨识度。同时, 该村拥有大量闲置空间, 包括闲置小学、旧厂房、老旧民居等, 这些闲置空间多为单层或双层建筑, 结构完整、改造难度小、成本低, 可通过合理规划与改造, 转化为文旅体验、康养度假、民宿接待、非遗展示等业态的载体。鱼川村的空间布局与周边自然景观、文化遗存有机融合, 村内道路串联起古桥、古祠堂、竹海、溪流等核心资源, 便于打造一体化的文旅体验线路, 提升文旅产业的整体吸引力。

尽管鱼川村拥有得天独厚的四类资源禀赋, 但该村文旅产业长期处于后发发展状态, 面临着诸多发展困境, 导致资源优势未能充分释放。具体而言, 其发展困境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区位偏远, 交通不便, 距离缙云县城约 30 公里, 距离丽水市区约 60 公里, 对外交通以乡村公路为主, 路况较差、通行效率低, 制约了外部游客的进入与资源的对外输出; 二是产业结构单一, 长期依赖竹产业的初级加工, 产业附加值低, 抗市场风险能力弱, 村民收入水平不高, 村集体经济实力有限; 三是人才资源匮乏, 村内青壮年劳动力大多外出务工, 留守村民以老人、妇女、儿童为主, 缺乏文旅产业运营、管理、策划等专业人才, 制约了产业的转型升级; 四是品牌影响力弱, 鱼川村的生态、文化资源缺乏系统地挖掘与推广, 对外知名度低, 未形成具有辨识度的文旅品牌, 市场竞争力较弱。正是这种“资源优势突出、发展水平滞后”的矛盾, 促使鱼川村寻求产业转型之路, 而文旅产业作为依托资源禀赋、带动性强、附加值高的产业, 成为其破解发展困境、实现既定目标的最优选择。

#### 4.2. 鱼川村后发文旅产业成长：三阶段演进



**Figure 1.** Diagram of the three-phase evolution of the late-developing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in Yuchuan village  
**图 1.** 鱼川村后发文旅产业三阶段演进图

后发文旅产业的成长并非一蹴而就的线性过程, 而是一个依托资源禀赋、顺应外部环境变化、通过动态战略调适实现持续跃迁的阶段性演化过程。结合鱼川村的发展实践, 依据“资源禀赋演化 - 战略调

适行为 - 产业成长结果”的逻辑脉络, 可将其后发文旅产业成长历程划分为资源识别与基础铺垫期(2005~2018年)、战略转型与融合探索期(2019~2020年)、创新驱动与优势塑造期(2021年~至今)三个核心阶段(见图1)。三个阶段层层递进、有机衔接, 每个阶段均呈现出不同的核心特征、战略调适行为与成长结果, 清晰展现了鱼川村从后发困境向竞争优势跨越的全景路径, 也充分验证了本文构建的“资源禀赋 - 战略调适 - 产业成长”分析框架的科学性与适用性。

#### 阶段一: 资源识别与基础铺垫期(2005~2018)

2005~2018年是鱼川村后发文旅产业成长的基础铺垫阶段, 这一阶段的核心特征是: 立足自身资源禀赋, 以竹资源为核心突破口, 聚焦产业基础夯实与公共服务完善, 为后续文旅产业转型积累资源、资金与组织条件。这一时期, 鱼川村尚未明确提出文旅产业发展定位, 仍以传统产业发展为主, 但通过对自身资源的初步识别与针对性的战略调适, 逐步打破了传统农业的发展瓶颈, 为文旅产业转型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资源禀赋的演化来看, 这一阶段鱼川村的资源识别主要集中在生态禀赋与产业禀赋上, 对文化禀赋与空间禀赋的挖掘相对有限。在生态禀赋方面, 该村逐步认识到万亩竹海不仅是竹产业发展的基础, 更是具有潜在价值的生态资源, 开始注重竹林生态环境的保护, 避免过度砍伐导致的生态破坏, 为后续生态观光、康养等业态的发展保留了生态基础。在产业禀赋方面, 鱼川村进一步强化了竹产业的核心地位, 通过技术推广、模式创新, 推动竹产业从传统种植向初级加工转型, 逐步完善竹产业体系, 提升产业附加值。而在文化禀赋方面, 该村仅保留了传统的宗族活动与建筑遗存, 未对耕读文化、非遗文化等资源进行系统挖掘与整理, 文化资源的价值未得到充分体现; 在空间禀赋方面, 闲置空间仍处于闲置状态, 空间资源的潜力未得到释放。鱼川村实施了“资源聚焦、设施先行、组织整合”的战略调适行为。资源聚焦, 强化竹产业核心优势。鱼川村立足万亩竹海的生态与产业禀赋, 摒弃了过去“小而全”的产业发展模式, 集中力量聚焦竹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推动竹产业提质增效。设施先行, 完善旅游基础条件。受区位偏远、基础设施落后的制约, 鱼川村的资源优势难以转化为发展优势, 因此, 这一阶段该村将基础设施建设作为重点工作, 借力浙江省“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 全面推进村内基础设施升级改造。组织整合, 优化治理结构。

鱼川村的产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 实现了从传统农业村向产业基础村的转变。一是产业基础不断夯实, 竹产业成为该村的支柱产业, 形成了完整的“种植 - 加工 - 销售”产业链, 村集体经济实力显著增强, 村民收入水平稳步提升。二是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村内交通、环境、公共服务等设施得到全面升级, 为后续文旅产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基础条件。三是组织能力不断提升, 通过行政村整合与村级治理优化, 村级组织的统筹协调能力和治理效率显著提高, 为后续文旅产业转型提供有力的组织支撑。

#### 阶段二: 战略转型与融合探索期(2019~2020)

2019~2020年是鱼川村后发文旅产业成长的战略转型与融合探索阶段, 这一阶段的核心特征是: 借力政策红利, 明确文旅融合发展定位, 系统挖掘文化资源, 探索“产业 + 文化 + 旅游”的融合发展模式, 逐步实现从单一竹产业向文旅融合产业的转型, 后发优势初步显现。该村借助浙江省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工程的契机, 开始系统挖掘村内的历史文化资源, 对传统建筑、宗族文化、耕读文化、古法造纸非遗技艺等进行全面整理与保护, 逐步唤醒文化资源的价值。在空间禀赋方面, 开始关注村内闲置空间的利用价值, 对闲置小学、旧厂房等进行初步规划, 为文旅业态落地做好准备。在生态禀赋方面, 进一步加强竹林生态环境的保护与优化, 打造生态景观带, 提升生态吸引力。在产业禀赋方面, 依托竹产业基础, 开始探索竹产业与文化、旅游的融合路径, 推动竹产业向体验式、休闲式转型。

这一阶段的资源禀赋特征与外部政策机遇, 鱼川村实施了“定位转型、文化驱动、业态谋划”的战略调适行为。2019年, 鱼川村成功入选浙江省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工程, 这一政策机遇成为该村产

业转型的重要转折点。鱼川村彻底改变了过去以竹产业为主的发展定位, 明确提出“文旅融合、生态优先、文化为魂”的发展理念, 确立了“竹魅鱼川”的文旅发展定位, 聚焦“生态+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路径, 致力于打造集生态观光、文化体验、康养度假、研学实践于一体的乡村文旅目的地。文化是文旅产业的核心灵魂, 这一阶段鱼川村将文化资源挖掘与保护作为重点工作, 推动文化资源向文旅产品转化。鱼川村开始谋划各类文旅业态, 探索“竹产业+文化+旅游”的融合发展模式。

这一阶段的战略调适, 推动鱼川村实现了产业发展的重大转型, 其成长结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发展模式实现突破, 从单一的竹产业发展模式转向“产业+文化+旅游”的融合发展模式, 文旅产业成为该村的新兴产业, 后发优势初步显现; 二是文化资源价值得到初步释放, 通过系统挖掘与开发, 村内的历史文化、非遗文化成为文旅产业的核心吸引力, 提升了文旅产业的附加值; 三是村民参与度显著提升, 通过利益联结机制, 越来越多的村民参与到文旅经营中来, 村民收入渠道进一步拓宽, 对文旅产业发展的认同感与支持度不断提高。尽管这一阶段鱼川村的文旅产业仍处于探索阶段, 存在业态不够丰富、品牌影响力较弱、运营管理水平不高等问题, 但已经成功迈出了文旅融合转型的关键一步, 为后续的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 阶段三: 创新驱动与优势塑造期(2021~至今)

2021年至今是鱼川村后发文旅产业成长的创新驱动与优势塑造阶段, 这一阶段的核心特征是: 以数字支撑、IP打造为核心, 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优化业态布局, 强化品牌建设, 完善利益联结机制, 实现从后发追赶向差异化优势转变, 文旅产业成为村集体经济与村民增收的核心支柱。这一阶段鱼川村的四类资源禀赋实现了深度整合与高效利用, 形成了“生态为基、文化为魂、产业为支撑、空间为载体”的资源禀赋体系。鱼川村实施了“业态创新、数字支撑、品牌塑造、机制优化”战略调适行为。

第一, 业态创新, 丰富文旅产品供给。鱼川村不断创新文旅业态, 丰富文旅产品供给, 打造多元化的文旅体验体系。一是打造核心文旅IP, 将村内闲置小学改造为丽水市唯一的古法造纸体验馆, 完善体验馆的设施设备, 优化体验流程, 推出“古法造纸体验套餐”, 让游客能够全程参与造纸过程, 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 该体验馆成为鱼川村的核心文旅打卡点; 二是拓展康养业态, 建设忠孝礼信、休闲度假等主题康养中心, 配套建设健身步道、养生餐厅、休闲茶室等设施, 依托优越的生态环境, 打造集养生、休闲、度假于一体的康养度假产品; 三是发展研学业态, 与周边城市的中小学、高校建立合作关系, 打造研学实践基地, 推出“生态研学”“农耕研学”等特色研学课程, 吸引学生群体前来开展研学活动; 四是完善乡村旅游接待业态, 培育特色民宿、农家乐集群, 提升接待服务水平, 推出“竹海民宿体验”“农家美食体验”等产品, 满足游客的住宿、餐饮需求; 五是延伸竹产业链, 开发高端竹制文创产品、竹制养生产品等, 实现竹产业与文旅产业的深度融合, 提升产业附加值[4]。

第二, 数字支撑, 提升文旅运营水平。鱼川村积极运用数字技术改造传统文旅产业, 推动文旅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提升运营效率与服务品质。一是搭建线上营销平台, 运用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等新媒体平台, 发布鱼川村的文旅资源、特色产品、活动信息等, 制作短视频、图文推文等内容, 扩大品牌影响力; 二是推行线上预订服务, 开通民宿、研学、非遗体验等产品的线上预订渠道, 方便游客预约, 提升游客体验; 三是运用数字技术优化管理, 安装智能监控、智能导览等设备, 实现对景区、民宿、体验馆等场所的智能化管理, 提升运营效率; 四是开展数字文创开发, 将古法造纸、竹文化等元素与数字技术结合, 开发数字文创产品、虚拟体验项目等, 丰富文旅产品形式, 吸引年轻游客群体[5]。

第三, 品牌塑造, 提升市场竞争力。鱼川村加大品牌建设力度, 打造具有辨识度的文旅品牌。一是强化品牌定位, 深度挖掘“竹魅鱼川”的品牌内涵, 突出“千年古村、万亩竹海、古法造纸”的核心特色, 形成独特的品牌定位; 二是参与各类文旅展会、推介活动, 积极对接外部市场, 展示鱼川村的文旅资源与特色产品, 提升品牌知名度与影响力; 三是打造品牌活动, 举办“竹海文化节”“古法造纸文化

节”“乡村旅游节”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前来参与,增强品牌吸引力;四是加强品牌维护,规范文旅服务标准,提升服务质量,注重游客口碑建设,通过优质的服务与体验,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此外,鱼川村凭借独特的文化资源与文旅发展成效,成功入选浙江省历史文化重点村,进一步强化了文化合法性与市场辨识度,提升了品牌竞争力。

第四,机制优化,完善利益联结体系。鱼川村进一步优化利益联结机制,让村民能够更好地共享文旅产业发展成果。一是完善“村集体+合作社+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明确村集体、合作社、农户之间的利益分配比例,村集体负责统筹规划、资源整合,合作社负责运营管理、市场开拓,农户负责参与经营、提供服务,实现三者共赢;二是设立文旅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用于文旅产品开发、品牌建设、设施维护等,同时鼓励村民以土地经营权、闲置房屋等资源入股文旅产业,增加村民的财产性收入;三是加强人才培养,邀请文旅产业专家、运营能手进村开展培训,培养村内文旅运营、管理、服务等专业人才,提升村民的从业能力,同时吸引外出青壮年劳动力返乡创业就业,为文旅产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四是建立村民参与机制,鼓励村民参与文旅产业规划、运营管理、监督评价等过程,增强村民的主人翁意识,推动文旅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经过这一阶段的战略调适与创新,鱼川村的文旅产业实现了跨越式成长,其成长结果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竞争地位实现跨越,从后发追赶向差异化优势转变,形成了以古法造纸非遗文化、万亩竹海生态为核心的独特竞争力,成为浙西南乡村文旅发展的标杆;二是产业规模不断扩大,文旅产业成为村集体经济与村民增收的核心支柱,村集体经济收入大幅提升,村民人均收入显著增长,实现了乡村振兴的阶段性目标;三是品牌影响力显著提升,“竹魅鱼川”的文旅品牌知名度不断扩大,吸引了大量周边城市乃至省外的游客前来旅游,游客接待量与旅游收入逐年增长;四是乡村面貌焕然一新,通过文旅产业发展,村内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村容村貌持续优化,村民的生活质量与幸福感显著提升,实现了“产业兴、乡村美、村民富”的发展目标[6]。

综上,鱼川村后发文旅产业的三阶段成长历程(如表 1),清晰展现了后发主体依托资源禀赋、通过动态战略调适实现既定目标的完整路径。在资源识别与基础铺垫期,通过聚焦优势资源、完善基础设施、优化组织结构,完成了产业发展的原始积累;在战略转型与融合探索期,借助政策机遇,实现发展定位转型,挖掘文化资源,探索文旅融合模式,迈出了产业转型的关键一步;在创新发展与优势塑造期,通过业态创新、数字技术运用、品牌塑造、机制优化,实现了从后发劣势向竞争优势的跨越,最终实现了文旅产业的转型发展。这一历程不仅验证了本文构建的“资源禀赋-战略调适-产业成长”分析框架的科学性与适用性,更为其他后发乡村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宝贵实践借鉴[7]。

**Table 1.** A Comparative summary of the developmental stages of the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in Yuchuan village

**表 1.** 鱼川村文旅产业阶段发展比较汇总表

阶段	资源利用方式	战略核心	关键行动	产业形态
第一阶段	资源聚焦、初级开发	产业筑基、设施完善	竹林经营、环境整治、村域整合	竹产业为主
第二阶段	资源整合、文化挖掘	文旅转型、定位升级	古村保护、业态规划、利益联结	文旅融合起步
第三阶段	资源创新、价值提升	品牌塑造、数字技术应用	IP 打造、体验升级、全域营销	高质量文旅产业

## 5. 机理分析

基于鱼川村后发文旅产业三阶段创新实践,结合前文“资源禀赋-战略调适-产业成长”分析框架,可提炼出后发文旅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五大核心机理,分别为禀赋识别机制、战略调适机制、组织协同机制、创新驱动机制与优势迭代机制。五大机理相互关联、协同发力,构成后发文旅产业卓越发展的

完整逻辑体系, 其中禀赋识别机制是基础前提, 战略调适机制是动态核心, 组织协同机制是保障支撑, 创新驱动机制是动力源泉, 优势迭代机制是最终目标, 共同推动后发主体突破发展瓶颈、实现从后发追赶向优势引领跨越。

### 5.1. 构建“一核引领、多维支撑”格局

后发地区文旅产业发展的核心痛点的是资源分散、定位模糊, 难以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而禀赋识别机制的核心功能是锁定最具比较优势的核心资源, 避免分散开发, 通过“一核引领、多维支撑”的资源配置模式, 为产业加速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该机制的运行逻辑是: 后发主体首先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现状, 系统梳理生态、文化、产业、空间四类资源的禀赋质量与开发潜力, 通过对比分析、市场研判, 筛选出具有独特性、稀缺性、可开发性的核心资源, 将其作为产业发展的核心抓手; 同时, 整合其他辅助资源, 围绕核心资源构建多维支撑体系, 形成“核心资源引领方向、辅助资源强化支撑”的发展格局, 避免资源分散开发导致的低效投入与同质化竞争(如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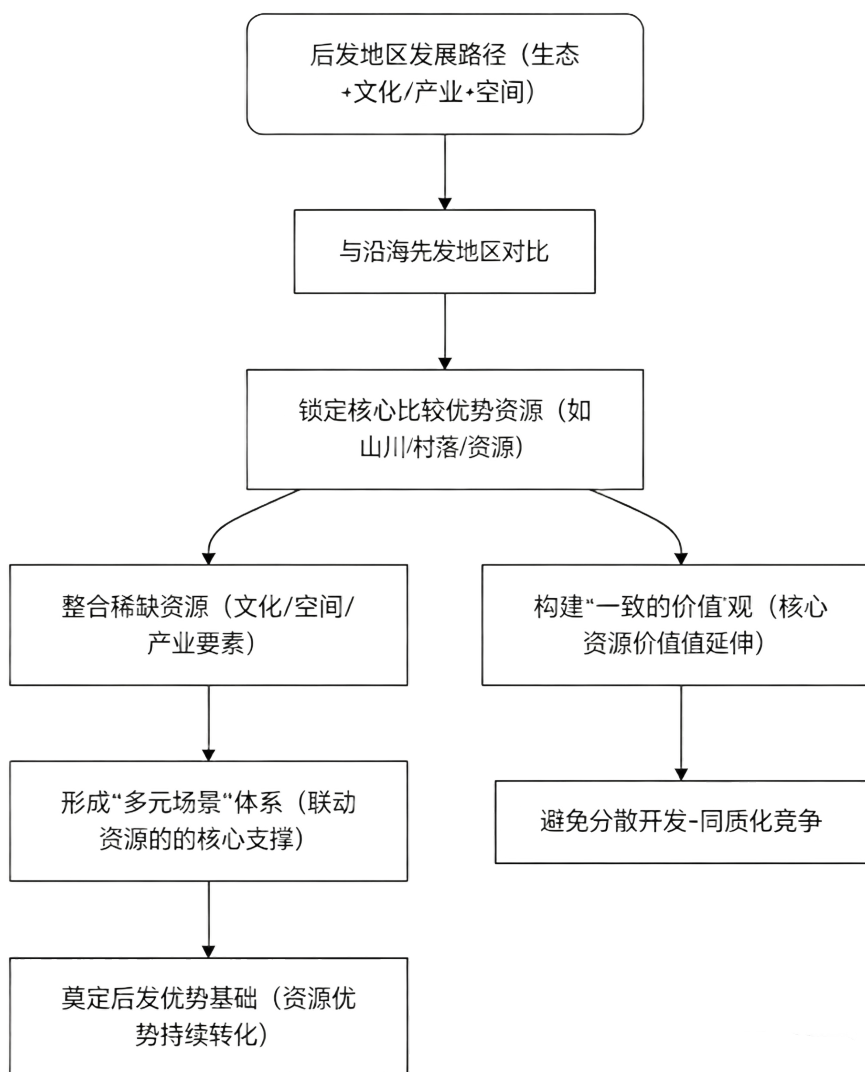


Figure 2. Logic diagram of the endowment identification mechanism

图 2. 禀赋识别机制逻辑图

鱼川村的实践充分验证了禀赋识别机制的有效性。在产业发展初期, 鱼川村面临资源丰富但开发无序的困境, 通过系统的资源梳理与研判, 明确了竹资源(生态 + 产业双重属性)作为核心优势资源——万亩竹海不仅是竹产业发展的基础, 更是区别于其他后发乡村的独特生态资源, 具备“一核多能”的开发潜力; 同时, 将文化资源、空间资源、产业配套资源作为辅助资源, 围绕竹资源构建多维支撑体系, 形成“竹资源引领、多资源协同”的发展格局。在资源识别过程中, 鱼川村始终坚持“差异化、聚焦化”原则, 摒弃“面面俱到”的开发模式, 避免了资源分散导致的低效投入, 确保有限的资金、人力等资源集中投向核心优势资源的培育与开发, 为后续产业转型与稳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从机理特征来看, 针对性体现为立足后发地区资源禀赋实际, 精准匹配市场需求, 避免盲目跟风开发; 前瞻性体现为不仅关注当前可开发的核心资源, 更注重挖掘资源的潜在价值, 为后续产业升级预留空间。该机制的有效运行, 能够帮助后发主体突破“资源丰富但发展滞后”的矛盾, 为后发效能提供核心支撑。

### 5.2. “内外适配、动态升级”的战略适调机制

后发地区文旅产业发展面临外部政策环境多变、市场需求迭代加快、内部发展能力不足等多重挑战, 单一固定的发展战略难以适应产业成长的动态需求, 战略调适机制的核心功能是随外部政策、市场需求与内部能力的变化, 动态调整发展定位、业态布局、发展模式与组织形式, 确保产业发展始终与内外环境相适配, 实现“顺势而为、逆势上升”。该机制是后发主体以禀赋识别为基础, 建立常态化的内外环境研判机制, 实时跟踪外部政策导向、市场需求变化, 动态评估自身发展能力, 当内外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或自身发展出现瓶颈时, 及时调整发展战略, 优化定位、业态、模式与组织, 确保产业发展始终沿着正确方向推进, 破解后发劣势、捕捉发展机遇(如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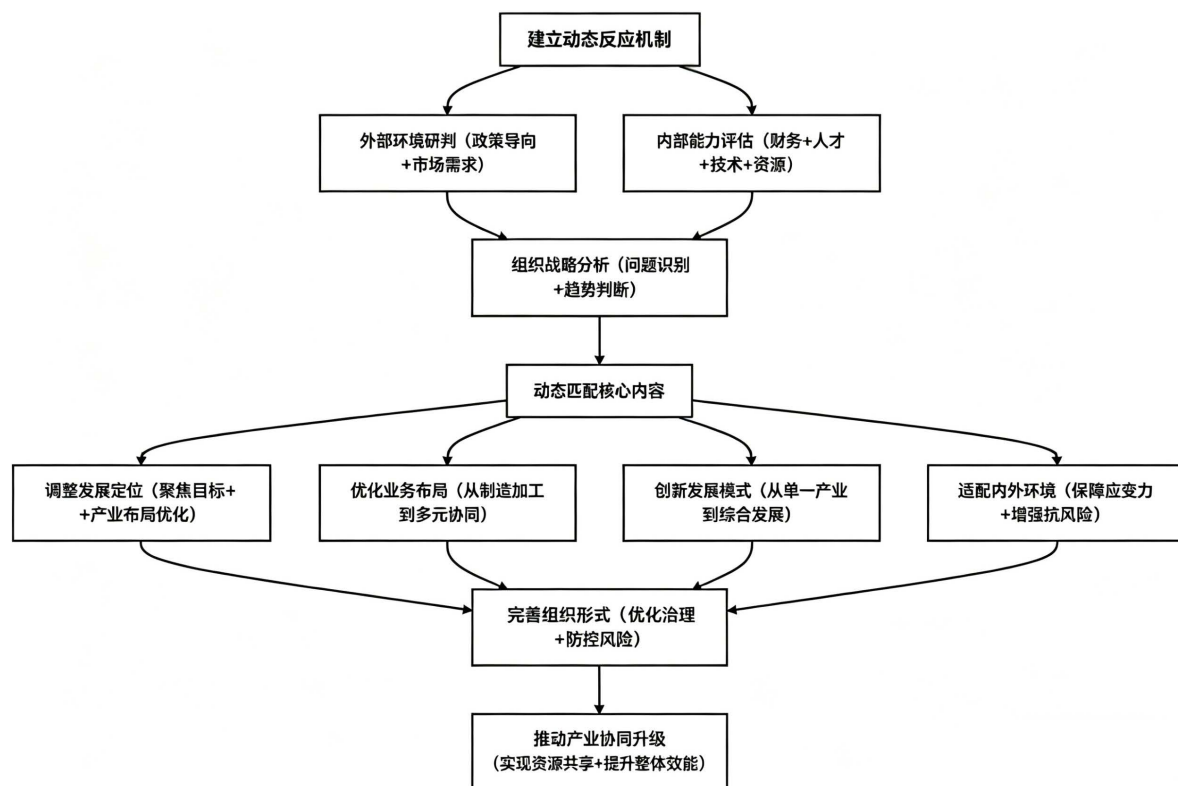


Figure 3. Logic diagram of strategic adaptation mechanism  
图 3. 战略调适机制逻辑图

鱼川村三阶段的战略调适实践, 清晰展现了该机制的动态运行过程。在资源识别与基础铺垫期, 面对区位偏远、基础设施落后、产业基础薄弱的内部困境, 以及浙江省“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的政策机遇, 鱼川村实施“资源聚焦、设施先行、组织整合”战略, 聚焦竹产业核心资源, 完善基础设施, 优化治理结构, 完成产业原始积累; 在战略转型与融合探索期, 借助浙江省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工程的政策红利, 结合市场对文化体验、生态休闲需求的提升, 以及自身资源整合能力的增强, 鱼川村调整发展定位, 从“竹产业主导”转向“文旅融合发展”, 实施“定位转型、文化驱动、业态谋划”战略, 挖掘文化资源, 探索融合业态; 在创新发展与优势塑造期, 面对数字经济发展浪潮、文旅市场同质化竞争加剧的外部环境, 以及自身文旅产业基础不断夯实的内部条件, 鱼川村实施“业态创新、数字支撑、品牌塑造、机制优化”战略, 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实现从后发追赶向差异化优势转变。战略调适机制的核心特征是动态性与适配性, 其并非被动适应环境变化, 而是主动研判、提前布局, 通过精准调适实现“趋利避害、借力发展”。对于后发主体, 战略调适能力强弱直接决定产业升级速度与质量, 只有建立灵活高效的战略调适机制, 才能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捕捉发展机遇, 突破路径依赖, 实现跨越式发展。

### 5.3. “多方联动、降本提效”的组织协调机制

后发地区文旅产业发展普遍面临组织化程度低、交易成本高、执行效率弱等问题, 单一主体难以完成产业升值增效的艰巨任务, 组织协同机制的核心功能是整合村集体、合作社、农户、外来主体等多方力量, 明确各方权责分工, 建立协同合作机制, 降低交易成本、提升执行效率, 形成产业发展的合力。该机制的运行逻辑是: 以村集体为统筹核心, 发挥其资源整合、政策对接、组织协调的优势; 以合作社为运营载体, 发挥其专业化运营、市场开拓、技术服务的作用; 以农户为参与主体, 发挥其资源供给、服务保障、参与经营的基础作用; 以外来主体为补充, 注入专业人才、资金、技术等资源, 形成“村集体统筹、合作社运营、农户参与、外来驱动”的协同发展格局, 实现各方利益共赢(如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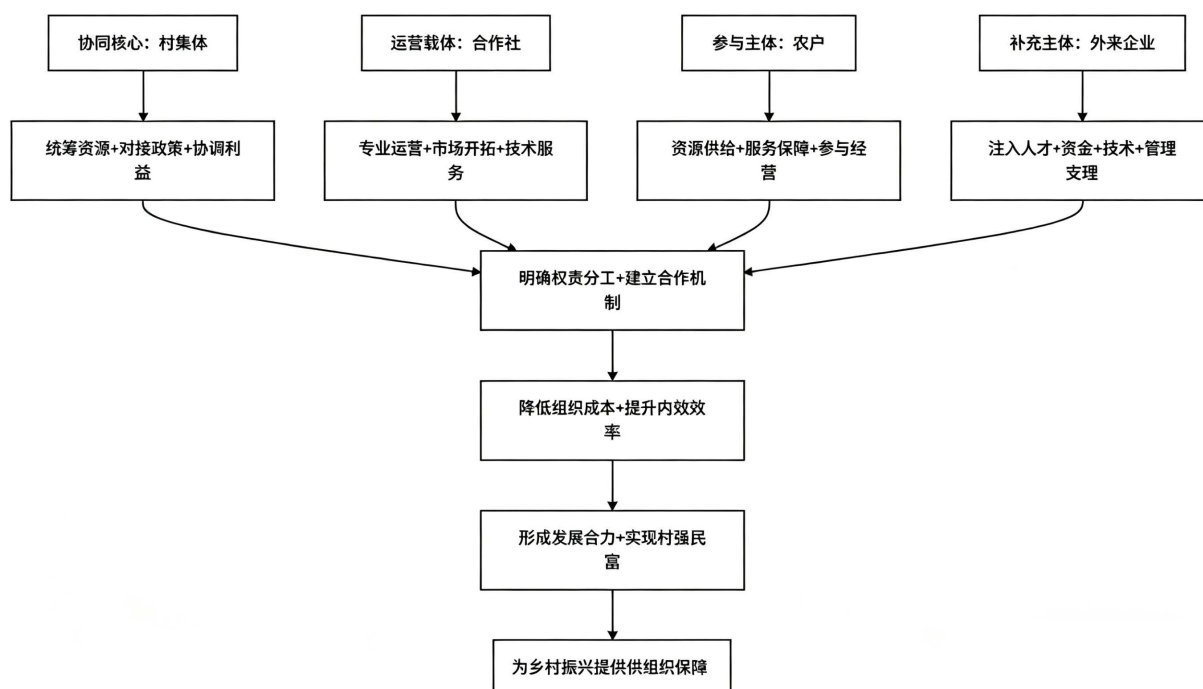


Figure 4. Logic diagram of organizational coordination mechanism  
图4. 组织协调机制逻辑图

鱼川村在产业发展过程中, 逐步构建了完善的组织协同机制, 为产业升值增效提供了有力保障。村集体作为统筹核心, 负责对接上级政策、整合村内资源、制定发展规划、协调各方利益, 例如整合周边五村资源优化治理结构、对接历史文化村落保护政策争取资金支持、统筹闲置空间改造与文旅业态布局; 合作社作为运营载体, 负责竹产业加工销售、文旅业态运营、技术推广等工作, 例如山川绿野笋业专业合作社整合农户竹资源, 实现集中加工、统一销售, 文旅合作社负责古法造纸体验馆、研学基地的运营管理; 农户作为参与主体, 通过土地流转、闲置房屋出租、参与文旅服务等方式参与产业发展, 获得土地租金、务工收入、经营收入等多重收益; 外来主体方面, 鱼川村引入专业规划团队编制文旅发展规划, 邀请林业专家、文旅专家开展技术指导与人才培养, 吸引外来投资者参与民宿、康养项目建设, 补充专业资源与资金支持。

组织协同机制的核心价值在于打破单一主体的发展局限, 通过多方联动实现资源互补、优势叠加, 降低交易成本与运营风险, 提升产业发展的组织效率与抗风险能力。对于后发乡村而言, 完善的组织协同机制能够有效破解人才匮乏、资金不足、运营能力薄弱等困境, 凝聚发展合力, 推动文旅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

#### 5.4. “价值升级、持续发展”的创新驱动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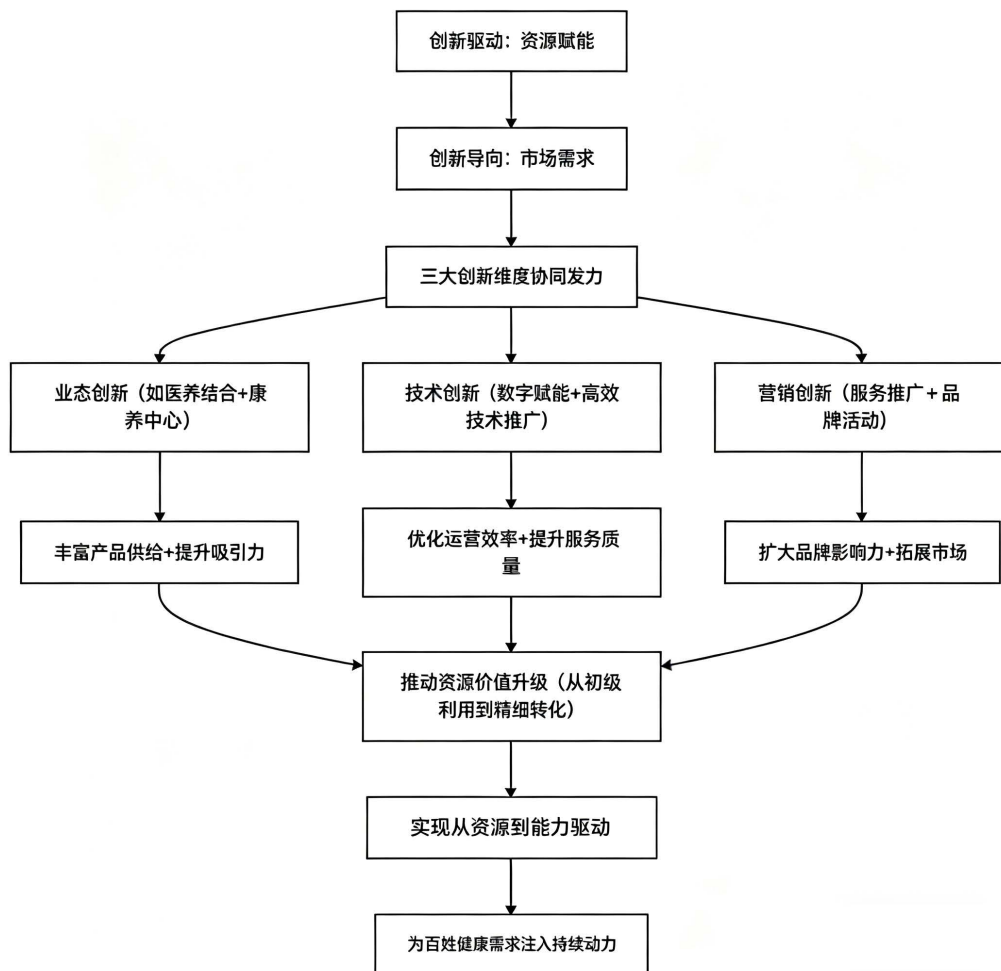


Figure 5. Logic diagram of innovation-driven mechanism  
图 5. 创新驱动机制逻辑图

后发地区文旅产业若想突破同质化竞争、实现跨越式发展, 必须依靠创新驱动, 打破传统初级开发模式, 推动资源价值持续升级。创新驱动机制的核心功能是通过业态创新、技术创新、营销创新, 挖掘资源潜在价值, 提升产品竞争力与品牌影响力, 推动文旅产业从资源依赖型向能力驱动型转变, 为产业纵深发展提供持续动力。该机制是以资源禀赋为基础,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通过业态创新丰富产品供给, 技术创新提升运营效率, 营销创新扩大品牌影响力, 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如图 5)。

鱼川村在产业升级过程中, 始终以创新驱动为核心动力, 通过多维创新推动资源价值持续升级。在业态创新方面, 打破传统竹产业初级加工模式, 开发竹文化体验、非遗体验、康养度假、研学实践等多元化业态, 将闲置小学改造为古法造纸体验馆, 打造核心文旅 IP, 实现“资源→产品”的价值转化; 在技术创新方面, 运用数字技术改造传统文旅产业, 搭建线上营销平台、推行线上预订服务、安装智能监控与导览设备, 提升运营效率与服务质量, 同时推广高效竹林种植技术, 提升竹产业基础竞争力; 在营销创新方面, 借助微信、抖音等新媒体平台, 制作短视频、图文推文等内容, 扩大品牌影响力, 举办竹海文化节、古法造纸文化节等特色活动, 吸引游客关注, 同时参与各类文旅展会, 对接外部市场, 提升“竹魅鱼川”品牌的市场辨识度。创新驱动机制的核心特征是持续性与突破性, 其并非一次性的创新行为, 而是形成常态化的创新体系, 持续推动业态、技术、营销的迭代升级。对于后发主体而言, 创新驱动是破解后发劣势、实现差异化竞争的关键, 只有不断创新, 才能打破路径依赖, 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 实现持续倍增。

### 5.5. “阶梯跃迁、优势引领”的优势迭代机制

后发文旅产业升值增效的核心目标, 并非简单的产业规模扩大, 而是实现优势的阶梯式跃迁, 从资源优势逐步转化为产品优势、品牌优势, 最终形成可持续的能力优势, 实现“优势再造”。优势迭代机制的核心功能是推动后发主体通过上述四大机制的协同作用, 实现“资源优势→产品优势→品牌优势→能力优势”的阶梯式跃迁, 最终形成具有可持续竞争力的发展优势, 实现从后发追赶向优势引领的跨越。该机制是以禀赋识别机制锁定资源优势, 通过战略调适、组织协同、创新驱动机制, 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优势, 通过品牌塑造、服务优化, 将产品优势转化为品牌优势, 通过人才培养、机制完善、经验积累, 形成品牌运营、创新研发、市场开拓等核心能力, 完成优势再造(如图 6)。

鱼川村的创新实践历程, 正是优势迭代机制的生动实践。在发展初期, 鱼川村拥有万亩竹海、古法造纸等独特的资源优势, 但此时资源优势尚未转化为发展优势。通过禀赋识别机制锁定竹资源与文化资源核心优势, 借助战略调适机制明确文旅融合发展定位, 通过组织协同机制凝聚多方合力, 通过创新驱动机制丰富业态、提升效率, 逐步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通过品牌塑造与营销创新, 扩大“竹魅鱼川”品牌影响力, 将产品优势转化为品牌优势, 成为浙西南乡村文旅的知名品牌。通过人才培养、机制优化、经验积累, 形成了文旅运营、品牌建设、资源整合等核心能力, 实现了能力优势的形成, 完成了从“资源优势→产品优势→品牌优势→能力优势”的阶梯式跃迁, 实现了既定目标。优势迭代机制的核心价值在于推动后发主体实现“质的飞跃”, 而非单纯“量的增长”, 其本质是后发主体核心竞争力的培育过程。

综上, 后发文旅产业升值增效的五大核心机理相互协同、有机联动, 构成了完整的逻辑体系: 禀赋识别机制锁定核心资源, 为逆势成长奠定基础; 战略调适机制动态适配内外环境, 把握发展方向; 组织协同机制凝聚多方合力, 提供保障支撑; 创新驱动机制推动价值升级, 注入持续动力; 优势迭代机制实现阶梯跃迁, 达成既定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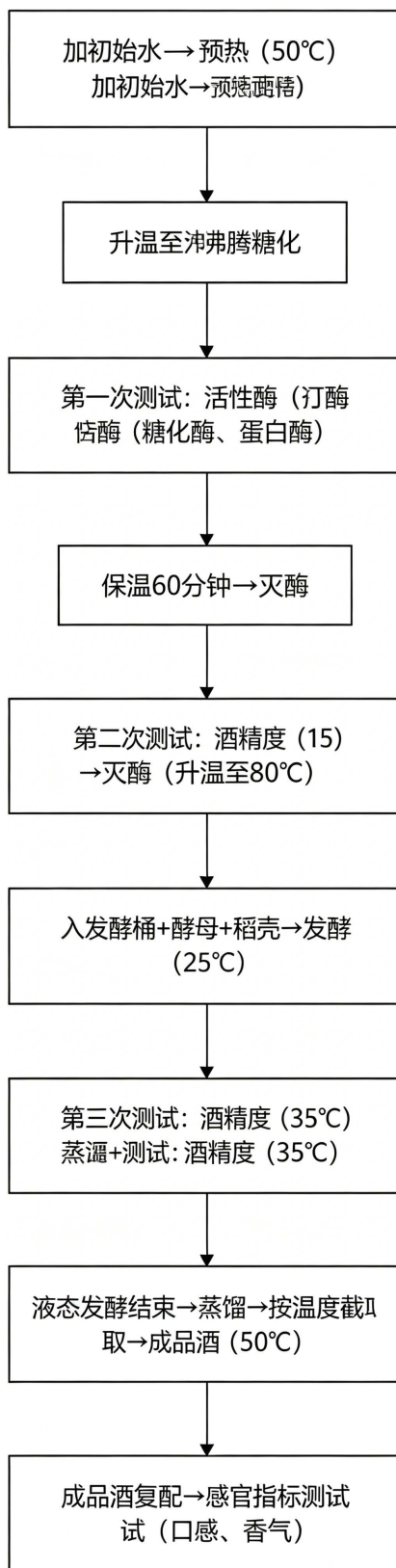


Figure 6. Logic diagram of advantage iteration mechanism  
图 6. 优势迭代机制逻辑图

## 6. 研究结论与讨论

### 6.1. 研究结论

研究表明, 后发文旅产业成长是资源禀赋、战略调适与支撑体系协同作用的结果, 其中战略调适居于核心中介地位, 主导资源优势向成长优势的转化。后发乡村文旅升值增效呈现清晰的三阶段渐进演化规律, 即资源识别与基础铺垫、战略转型与融合探索、创新驱动与优势塑造, 三阶段层层递进、有机衔接。后发村落文旅逆袭成功的关键在于精准识别核心禀赋、动态调适发展战略、强化多方组织协同、持续推进创新驱动。本文构建的“资源禀赋-战略调适-产业成长”理论模型, 对同类资源优、起步晚、基础弱的后发古村落文旅发展具有较强推广价值。

### 6.2. 研究建议

鱼川村模式为后发古村落文旅转型提供了可复制经验, 但仍存在显著局限性与潜在风险, 需理性看待。一是政策高度依赖, 该村转型关键节点均依托省级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等政策红利, 资金、项目与品牌认证高度依赖外部驱动, 自主造血能力与市场化抗风险能力不足, 政策退坡或支持减弱可能导致发展放缓。二是旅游业天然脆弱, 产业结构以文旅为主, 受疫情、极端天气、区域竞争与消费波动影响显著, 客源过度依赖周边短途市场, 收入结构单一, 应对外部冲击的缓冲空间有限。三是文化变迁与商品化风险, 古法造纸、耕读文化等非遗与民俗为适配旅游需求进行流程简化、表演化呈现, 原生文化内涵被稀释, 传统村落生活秩序与宗族文化完整性受到冲击。四是社会分化隐患, 文旅收益集中于民宿经营者、合作社与核心从业者, 普通村民仅能获取务工或租金收入, 参与度与获益差距扩大, 可能引发内部利益矛盾。后发村落文旅发展需在政策支持、市场韧性、文化本真性与社会公平间寻求平衡, 避免单一路径依赖带来的不可持续风险[8]。

### 6.3.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未来可从四个方面开展进一步研究。第一, 拓展案例研究范围, 选取不同资源禀赋、不同区位条件、不同发展阶段的后发乡村作为案例, 提炼不同类型后发文旅产业的成功路径与核心机理, 提升研究结论的普适性与代表性。第二, 丰富研究方法, 引入量化研究手段, 构建资源禀赋、战略调适与产业成长的量化评价指标体系, 运用计量模型精准分析各变量间的因果关系, 增强研究的科学性与严谨性。第三, 拓展研究视角, 深入探讨外部环境与内部机制的交互作用, 重点分析区域文旅协同发展、政策红利动态调整、数字经济发展等外部因素对后发文旅产业逆向成长的影响, 完善“外部环境-内部机制-产业成长”的分析框架。第四, 聚焦产业可持续发展, 探索破解同质化竞争、文化过度商业化等困境的有效策略, 为后发文旅产业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具针对性的理论指导与实践路径。

## 基金项目

本文系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 2024 年度规划课题《县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共同富裕发展研究》(编号: 2024SCG394)最终成果。

## 参考文献

- [1] 刘沛林, 刘瑞瑞.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与战略路径[J]. 经济地理, 2023, 43(5): 132-140.
- [2] 陆林, 李倩. 中国乡村旅游发展历程、特征与展望[J]. 地理研究, 2023, 42(1): 18-34.
- [3] 高静. 志愿组织有序参与自然灾害应急救援的影响因素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南昌: 江西财经大学, 2021.
- [4] 孙九霞, 张凌媛, 罗意林. 乡村旅游的文化属性与社区共生机制[J]. 旅游学刊, 2023, 38(2): 1-3.

- [5] 黄蕊, 徐倩. 产业发展的效率锁定与效率变革——基于“文化+旅游”产业融合视域[J]. 江汉论坛, 2020(8): 37-45.
- [6] 王秀萍, 叶涓. 传统村落产业发展策略研究——以缙云县鱼川村为例[J]. 建设科技, 2021(14): 53-56.
- [7] 任雪莲, 刘久锋. 乡村与美丽同行[N]. 农民日报, 2021-08-23(002).
- [8] UNWTO (2020) Tourism and Culture Synergies. 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  
[https://www.turismodeportugal.pt/en/quem\\_somos/cooperacao-internacional/Pages/organizacao-mundial-do-turismo-omt.aspx](https://www.turismodeportugal.pt/en/quem_somos/cooperacao-internacional/Pages/organizacao-mundial-do-turismo-omt.aspx)